

「百日咳」疾病史略

任應秋

關於百日咳的診斷，一般為六個特徵：（一）在癆嗽期，白血球能增加至一萬五千以上，尤以淋巴球的增多為主，而中性多核球反形減少。

（二）咳嗽的發作，以夜裏為多。（三）斷音的強呼吸連續數次，如同發歡聲樣的吸氣，這種現象，多數連續，其中間隔，僅僅幾秒鐘。（四）發作終了後，吐黏性透明略痰。（五）發咳時常帶嘔吐。（六）顏面稍見浮腫。第一項有賴於實驗診斷，中醫很難認識，因此，中醫對百日咳的診斷，只有掌握後面五項客觀的證候了。我們要了解中醫對百日咳的歷史認識過程，亦祇能以文獻上對這些證候的描寫為依據。

唐朝孫思邈的千金方（581—673）書上雖沒有百日咳的病名，但他於百日咳却具有一定的認識了。他在小嬰嗽嗽門的四物秋冬丸方下說：「治小兒嗽，晝夜甚，初不得息，不能復啼。」這明明說出了百日咳夜裏發作的特性，「不能復啼。」就是急劇癆嗽的結果。紫苑湯方說：「小兒中冷及傷寒暴嗽、或上氣、咽喉鳴、氣逆。」葛蒲丸方說：「治小兒暴冷及積風冷嗽，氣逆喘。」射干湯方說：「治小兒嗽逆喘息，如水雞聲。」

這就是他一再的提出了百日咳歡聲樣發作的吸氣的證候了。五味子湯方說：「食則吐不下。」桂枝湯方說：「吐乳、嘔逆、暴嗽。」這些即是指嘔吐性的咳嗽，前面所說那些嗽逆氣逆，也應該包括嘔吐的內容。同時他還有個燒淡竹瀝治「小兒嗽逆短氣，胸中吸吸，吐出涕唾」的方子，這和我們今天見到百日咳吐黏性透明略痰，實無大區別。此外他還寫出了「氣逆、面青、喘迫」等癆嗽時的靜脈怒張情況，只是沒有提到顏面稍見浮腫的情形，但這並不是百日咳的必有證候，相反，所有百日咳所必有的證候，他都作了一定的描寫。因此，我們說中醫對百日咳的認識，最少亦在一千年以上，這不是過分的。

到了宋朝錢仲陽的小兒藥證直訣（1068—1085）書裏說：「病嗽者……面赤、身熱、痰盛、唾黏、嗽而復喘、面腫……哽氣、喉中有聲……吐水、吐痰涎乳食。」這就把百日咳所有證狀都描寫盡緻了。明代寇衡美全幼心鑑說：「小兒百日咳痰者，呃逆為惡。」這便提出了相當於現在的病名。可見中醫對於百日咳，在很早的時期也經就不是「陌生」的了。

金代傑出的醫學家張子和

曲 祖 貽

張子和，名從正，別號戴人，子和他常用的字，為金代傑出的醫學家。臨床胆大心細，遵古並不泥古，善於通變化裁，當時有人批評他一生專用寒涼和瀉法。其實他的用藥，是當用寒涼則寒涼，當用汗吐下的則汗吐下之。他並具有很好的針灸技術。在他的名著作「儒門事親」裏，許多地方，提到針灸。他所以成為當代名醫和他在醫學方面的成就。由他的著作裏可以看出：不是偶然的。現在我們談一談。

一、子和的為人及當時的處境

張子和。他是金時睢州考城（就是現在河南省考城縣）人。曾一度被金朝召補為太醫，但很快就辭去不幹（見金史方技傳）。他有聰明的頭腦，善能接受新事物，發掘在治療上一般人

所不能發現的問題。他很同情勞苦羣衆，喜歡接近研究醫學的讀書人。最討厭當時那些不學無術的——時醫。他曾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他們。因而他雖得到一些人的擁護；却招惹了不少人的怨恨和嫉妬。儒門事親卷九謗峻藥篇有這樣幾句話：

『……凡余所治之病，皆衆壞之症，將危且死而治之，死；則當怨於戴人。又戴人所論，按經切理，衆誤皆歸，以是嫉之。』

短短幾句話，充分暴露一位真心研究醫學，和具有學術一定成就的人，當時是怎樣的困難處境。但他是不向困難屈服的。儘管是這樣，謗者純謗，向他學習的還是大有人在；並且都是些熱心研究醫學真正讀書的人。我們來看一看在卷九

雜記門高技常孤槁子和一段筆記：

『……人言我不接衆工。戴人曰：予豈不欲接人，但道不同，不相爲謀，醫之善，惟素問一經爲祖，有平生不識其面者，有看其文不知其義者。此等雖日相親，欲何說，止不過求一二藥方而已矣。大凡藥方，前人所以立法，病有百變，豈可執方，設於富貴之家病者，數工同治，戴人必不能從衆工，衆工亦不能從戴人，以此常孤，惟書生高士，推者復來，日不離門。戴人又曰：我之術，止可以教書生，不能受醫者。』

從上面這些話裏，我們清楚看出，子和對於醫學的水平要求是嚴格的，是重視的；也可以說是對人民的健康，是負責任的。他的意思：你既然自稱爲醫務工作者，就應該實事求是地；只少應把祖國研究醫學的那本書——「素問」，要讀得通，要深深的去研究一下。如果說是只會一二個藥方，就茫然隨便給人家看起病來，這是危險的，也是不允許的。他並且指出：古人留下的方子只是給我們一個規格。病情隨時在轉變着，不可固守成方而不加以變通。子和所以要說這些話，因爲他親自看到，當時徒以醫爲名的那些醫生，實在太不像話了。既不肯熱心鑽研，更不肯虛心學習，甚至連「素問」都不知爲何物。這種不學無術，以人命作兒戲，是他所深惡痛絕的。所以子和才慨歎的說：「我的所術，止可以教給虛心肯願學習的人，不能教給你們這些驕傲自滿的醫生。同時我們不難知道，嫉妒他的是什麼人，喜歡接近他的，又是些什麼人。

二、他的忠誠老實態度

另外我喜歡他的地方，就是他的不喧長，不護短的優良作風，和他的忠誠老實的科學態度。

卷一、目疾頭風出血最急說篇：

『……余嘗病目赤，或腫或翳，作止無時，偶至親息帥府間。病目百餘日，羞明隱澁，腫痛不已。忽眼科姜仲安云：宜上星至百會，速以排鍼刺四五十刺，攢竹穴絲竹穴上兼眉際一十刺，及鼻兩孔內，以草莖彈之，出血三處，出血如泉，約二升許，來日愈大半。三日平復如故。余自嘆曰：百日之苦，一朝而解，學醫半世，尙闕此法，不學可乎？……』

這種大膽暴露自己學術上的缺點，不僅說出口來，還要留在著作裏，以警戒自己，並教育羣衆。這樣以身作則並啓發後學的學者態度，從歷史來追溯以下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一位。從他口裏說的話，我們不難想像，他是由自家體驗，深深感覺到個人對於醫學這一方面，知道的仍然是太少了。所以他才說：「學醫半輩子，連最解決問題的針法都不會，不趕緊的下手去學還行嗎？

」言下大有「歲不我予」之概。學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是不斷的學和問實踐中獲得的。子和這種虛心向羣衆學習；因而豐富了既往的精神，和他的赤樸樸的忠誠老實態度，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

三、一個值得重視的病歷（儒門事親卷七、內傷形篇）

『衛德新之妻，旅中宿于樓上。夜值盜劫人燒舍驚墮牀下。自後每聞有響，則驚倒不知人。家人輩躡足而行，莫敢冒觸有聲。歲餘不痊。諸醫作心病治之，人參珍珠及定志丸，皆無效。戴人見而斷之曰：驚者爲陽，從外入也，恐者爲陰，從內出，驚者：爲自不知故也。恐者：自知也……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，按高椅之上，當面前，下置一小几。戴人曰：娘子當視此，一木擊之，其婦大驚。戴人曰：我以木擊几，何以驚乎？聞少定擊之，驚也緩。又斯須連擊三五次，又以杖擊門，又暗遣人畫背後之窗，徐徐驚定而笑曰：是何治法，戴人曰：「內經云：驚者平之。」平者常也。平常見之必無驚。是夜使人擊其門窗，自夕達曙。夫驚者，神上感也。從下擊几，使之下視，所以收神也。一二日；雖聞雷亦不驚。德新素不喜戴人。至是終身厭服，如有人言戴人不知醫者，執戈以逐之。』

這是子和在著作「儒門事親」裏，一個病歷。我們現在學習了巴甫洛夫的交替及反射學說以後，更覺得富有研究的價值。

結 論

1. 子和是金代傑出的醫學家。他的虛心好學，肯向羣衆學習，善於接受新事物，爲造成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一個最主要因素。

2. 他輕於各位，熱愛自己的工作，重視醫學學術上的水平，堅決反對當時那些不學無術的冒名醫生。

3. 由於他的學術威望，和大膽無私的批評，曾招惹了一少撮人的嫉妒，却受不少人的擁護。

4. 他在因病暴露自己學術缺點時，是一般人所不能的。這種忠誠老實的科學態度，是價得我們學習的。

5. 他除了因地，（河南）因人，因症擅用古法的汗吐下三法外，並具有很好的——針灸療法。因而可以這樣說：他的治療方法，是多方面的。

6. 他是善於鑽研古人論著而富有創造性的，由上面舉出一個病歷可以看出。

7. 「儒門事親」，這一偉大著作裏，向掩埋着許多無價寶藏，希望人們珍貴它；並不斷地繼續加以鑽探和開發。